續綸扉奏草

續綸扉奏草卷之八

回奏免進貢物揭

該文書官季繪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前覽閩唐二王進到石榴山藥風乾鯽魚鮮柿俱被凝凍浥爛不堪況軍興以來驛傳疲累已極各王差役往回不無騷勸卿等傳示該部移文該府長史司啓王知會已後免行恭進以稱朕體各王遠獻之意特諭欽此臣等捧誦

諭音仰見我

皇上體悉

宗藩不貴方物軫恤驛遞一舉而三善備焉傳

之天下咸頌

聖恩垂之冊書足光來祀矣臣等不勝欣服欽即

傳示禮部所有

聖諭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再辭玉牒加恩疏

奏爲

加恩萬不當承再瀝愚誠懇祈

聖鑒事 臣以

玉牒加恩具疏控辭未蒙

鑒允非不欲冒昧祇承顧此事 臣實無勞受之增

愧是以不敢且尋常受恩必思圖報 即 自蒙

召以來三奉

加恩之命而三辭豈眞其性之退讓哉蓋度其年

之衰暮與才之庸駑終難報稱不敢覥顏以

慮

寵命耳今在此已更兩歲並無尺寸功勞加以疾

病垂死之軀幸逢綸扉多賢之日旦夕決引

分求退乃復冒受

新恩重增愧負今生不能了來生不能償亦義之

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察下情承收

成命使臣得以原官出山仍以原官還山無敢於

分外增益分毫即流塡溝壑亦無餘憾矣奉

聖旨朕登大寶中外臣工咸霑慶渥卿以

三朝元老佐朕忠勞乃經歲以來屢辭恩命茲藉
大典叙酬稍示隆眷宜體朕意勉受慎勿再陳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十八疏

奏爲衰老病臣馳驅日久懇

恩憐念早放殘生事臣於萬曆三十五年蒙

皇祖簡用備員綸扉經今十七年矣實任閣辦事

前後十一年前苦于

宮府之危疑後苦于封疆之紛擾臣以毫無事

權之人拮据其間雖臣濟無能而心力亦已

竭盡蓋二十餘年閣臣之獨身任事未有如

臣之困且久者臣今年已老矣無能爲矣牛

馬奔馳皮骨將盡猶仰首哀鳴于主人求得

休息而况人乎臣所苦不寐痔瘍之病日甚一日入春以來加以腰痛足痛痰喘氣急每咳嗽不出輒悶絶移時在閣中眩暈數次不省人事皆同官諸臣所共見屬新臣初受事臣僶勉強追隨未敢遽請而力不能支矣又臣妻病危篤臣一見臣素乏剛腸良爲牽念愁病相煎情緒愈迫今綸扉多賢臣之去留如乘鴈雙鳬無能多少內地奴寇已盡蕩平黔師屢捷逆酋垂亡東方之事則輔臣督臣撫守兼施戎備大飭而

皇上又肯忏留神使兵幕于尚方發金錢于內帑
凡可以倡揚威武鼓舞士心者無所不用臣
即在此亦無能贊一籌是以臣歸命乞身之
一時也臣聞之狐死首丘禽獸尚爾臣受
恩深重毫無他覬惟望
皇上憐臣憫臣放臣歸去使臣得以垂死殘生守
先人之丘壠一旦溘亡魂魄有所依傍於願
足矣臣具疏後一切閣務及票擬本章皆不
敢預惟日從床褥中晨昏百叩首顒
天垂鑒

皇上慈仁大德覆冐羣生

覽焉所奏豈不動念但願

早允一日仰[illegible]受一日之

賜而且省屢疏之煩瀆尤大幸也奉

聖旨卿輔朕一再更歲志慮忠純猷勞茂著今封

疆未靖軍國大計正賴持籌何乃遽請去念其

卽出佐理副朕眷倚至意慎勿再揀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十九疏

奏爲下情已竭

天聽未回再申祈懇事臣頃者具疏乞罷於老病

危困之情馳驅疲累之苦業已盡控于

君父之前妄意

皇上覽之必慨然矜憐即

賜允放不待臣之再陳矣而

温綸下頒曲加慰勉望之以持籌責之以佐理此

雖出同官之擬票而竊窺

聖心或亦未爲臣一動念耶日者工部侍郎丁懋

遜兵部侍郎陳邦瞻相繼淪亡懋遜年俞稍
高邦瞻之齒與 臣 相若又素強無恙一旦至
此況 臣 夙嬰病患嘗此焦勞其能久視息于
人世哉自古無空名之宰相無名爲宰相而
六曹之事皆不與聞徒受罪責
祖宗設立閣臣不知其流之弊乃至於此究其所
以然只爲票擬一事今票擬又潛移矣即使
臣 不老不病猶不甚亦終不能有爲而矧
其老病如是極也同官 臣 拘攣禮而不肯放
臣 惟[illegible]

皇上大發慈悲惻隱之心知臣之求去萬分迫切步分可憐留臣無益而有傷于

如天好生之大德立行罷免使臣得歸骨故山其爲銜結寧有極耶臣不勝哀鳴祈籲之至奉

聖旨輔臣職司密勿原非六曹專責如卿忠猷眺贊政本濟益弘多何乃謙讓求退宜體朕意旦夕即出切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三十日

乞休第二十疏

奏爲苦懇

天恩哀憐允放事臣以病苦至情哀祈乞罷已再

疏矣皆蒙

温旨慰留何敢復言但念

皇上之所以留臣者以臣有可用也而臣已困傷

至此如垂斃馬牛卽極力鞭策終不能前臣

之所以事

皇上者亦將以有用也而今已度勢揣力分毫不

能展布如釜中遊魚頃刻糜爛惟以脫離湯

火爲幸
皇上早赦臣臣猶或少延殘喘頌戴
天恩如必羈縻之使其當罪臣亦必不能爲徒
呻吟以待死而已年來諸大臣以病請以衰
老請以不任職請蒙
皇上允放蓋不少矣奈何以十七載綸扉之舊臣
不得比例蒙
恩必使其畢命于此以從丁懋遜陳邦瞻白瑜之
後此于
國家何利而

聖心亦何忍乎使臣至于從丨慫遜等之後

皇上即欲留之川之亦安可得乎臣非情迫勢極

不敢爲此言亦萬無再出之理夫殘蟻窮困

人猶哀憐臣即不敢望諸大臣但願

聖慈比臣于殘蟻而矜放焉臣不勝激切籲祈之

至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長慮憂邊乃東事正值嚴防黔

兵又復失利違章告急中外彷徨朕方日夜焦

勞卿豈久安私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

意卿宜即出佐理副朕倚眷愼勿再陳吏部知

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謝　宣諭疏

奏為伏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臣　三疏求罷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長慮憂邊乃東事正倚嚴防黔兵又復失利迭奔告急中外彷徨朕方日夜焦勞卿豈久安私寓選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即出佐理副朕倚眷慎勿再陳吏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宣諭臣勉強扶病跪聽

溫綸傳宣之時一字一淚
君恩雖重　臣命難勝曾殘喘之幾何忽驚魂之欲
　絕所有苦情舌不能吐手不能書尚容另疏
　控陳合先望
闕叩頭具奏陳
謝為此謹具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已再遣官宣諭朕意還
　望即出以副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九日

乞休第二十一疏

奏爲冐罪籲
天泣求
允放事該 臣 三疏乞歸伏蒙
皇上遣鴻臚官宣諭
聖意且以東事黔事責 臣 臣不勝愧悚惟念東事
則輔臣督師樞臣調度 臣 無能贊一籌也若
黔事敗而勝勝而復敗情形反覆 臣 之明不
能逆料也目前所最急者無如兵糧顧民間
之財力竭矣戶部之搜括盡矣問之內帑則

給發已多問之十庫則
上供難折請兵請餉之奏無處不騰充加免派之
章無日不上臣將何以爲黔計乎臣日夜焦
思如焚如灼強之在此不以病死定以鬱死
死而受罪臣亦不甘闔中同官自臣與承宗
外尚有八人此八人者皆廷臣之所共推
皇考與
皇上之所特簡豈遂無人能爲而獨臣能之乎同
官苦苦票擬不肯放臣不過欲臣當此重員
所自己處于平安無事之地故所之愈急而

賢之念淺耳不思臣與諸臣職任同受

恩簡臣之託將勞苦已多年矣今日亦諸臣展布之心也而何爲獨委之臣乎從事獨賢北山之大夫所爲悲吟而控訴千載而下讀之猶爲傷心而何諸臣之不亮乎臣言至此更無餘說惟有席藁以待

皇上之斧鑕而已非鴻臚官

宣諭臣扶病叩頭咯血數口此各官所共見伏望

聖慈哀憐垂察臣不勝悚息負罪之至奉

聖旨朕以政本重地倚任元臣日于講筵傳諭諄

臣擬旨敦趣正見喜起協恭之雅朝宜體朕此
意蚤出佐理刑副優養兼慰羣情幸勿再有陳
請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

謝宣諭疏

奏爲再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司禮監文書官石元雅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等閣務殷繁湯彌孔亟況

昨報黔師失利朕心益慮卿爲三朝元臣純忠

爲國宜當寅恭率贊籌畫安邦豈可連疏稱疾

頻請堅欲求去諒卿心亦弗自安輔臣閣作協

贊精明前以微恙調攝想已全愈即出分猷佐

理不得久居私寓卿繼偕素行端謹偶因子事

波及朕悉洞知糾卿奏疏甚明不必以人言疑
阻杜寓卿等宜遵屢旨為朕勉出入閣殫心輔
政共襄國計以慰朕佇望眷倚至意慎勿再有
陳奏特諭欽此臣謹匍匐叩頭謝
恩訖惟臣以病困憂鬱痰火上蒸至於吐血眩暈
不支則鴻臚官與文書官皆親見之伏於
聖諭愈增愁苦若覊留不放必至傷生臣不足惜
而於
國家之事亦何補哉所有下情頃已具
奏不敢再陳惟有泣血哀鳴望

聖慈之憐憫而已君
父恩隆更感激無窮則非言所能盡也爲此謹具
本奏
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遵諭早出副朕倚
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

乞休第二十二疏

奏為

隆恩難承臣志已決激切哀祈早付

允放事臣屢疏求去不蒙

矜允兩苦無聊不得不懇及同官迫奉

聖旨乃知出自

宸衷講筵傳諭臣罪釁餘生何以當

聖慈眷念若是捧誦循環惟有感泣然慰留雖出

皇上而同官諸臣不為臣奏達老病顛連萬不得

已哀鳴迫切之真情使

皇上不及垂察而疑臣之辭或有所推托則亦罔
官之過也臣惟人臣之事君猶僕隷之事主
今有衰老病僕驅使已久日向主人叩頭乞
哀願得休息而主人漠不動念任其呼天搶
地叫號不休此毋論情殊難忍而其為主人
之聽亦已甚矣
皇上不放臣臣之哀鳴終不能已綸扉何地闕臣
何官亦何苦而留如此之人煩瀆
聖聰不得安靜哉從來人臣只以貪位固寵爲罪
若自知其不能自揣其力竭自顯求退而反

以其求退為罪則
國家無此律令從來史書無此條款此臣之所
以敢于屢陳而忘其唐突也臣之辭窮矣無
可復措矣
皇上豈終不憐臣乎試思從來大臣之求去有如
臣之迫切者乎則亦可以
放臣矣臣不勝甘死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連章控懇自是衷言但念卿碩望名臣中
外瞻仰每值枚卜求去朕殊側席不寧時艱尚
殷還望卿勉回堅意即出佐理以慰朕懷吏部

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十六日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為乞休委出苦情懇

命月日重譴總罪無辭只求

允放歸臣乞休之疏已四五上至窮至苦而

聖慈猶未矜憐臣方恐死待

命乃御史張鵬翮猶以求去罪臣臣讀之愈鬱愈苦

愈堅去志但即鵬之疏言之亦愈見臣之當

去矣夫以

皇祖之神聖乾綱獨攬知臣信臣臣於其時年力

尚未甚衰御史已知其斡旋無術匡弼罔功

直付之無可奈何矣豈在今日而遂能匡弼
能幹旋耶即
皇上聰明睿知卓越千古
留心庶政足大有為而臣之昏耄病困十倍于往
日乃責其挽回造化戡定亂畧登于郅理何
臣一人之身愚于前而智于後一至此耶此
固天下必無之事也臣事
皇祖八年削無日不求去無日不痛哭非不感恩
非不貪富貴正以愚劣無能恐誤國事惟引
分早退差可減罪耳今日之求去猶是心也

御史知
皇上之可為堯舜矣不知
神祖亦何嘗不可為堯舜知
皇上不負臣下臣下負
皇上矣不知
神祖亦何嘗負臣下耶以臣之愚劣而歸過于
神祖臣之罪將愈重而負
神祖將愈深矣夫以偏安之六朝南渡之殘宋維時宰相猶貪位固寵而不肯去矧在今日天下全盛

國運尚隆一二封疆之患前代時有而乃以求去爲人臣罪何其文之深而法之酷也使　臣在此而真能靖東氛息西警雖死何辭第恐　臣留而東氛愈不靖西警愈不息徒以誤國之罪加　臣即御史亦斷恨　臣去之不早矣年來大臣得請甚多其當于
聖心者則加以恩數其不當于
聖心者則賜之歸休重則譴斥並未嘗羈留困苦使其進退無據此其所以爲
大聖至仁體恤臣私不強以所不堪也　臣負

恩雖多而覺累亦久譬如疲奴傑僕幹家無狀然

爲其主人服役已歷三世筋力盡矣能不告

哀而談者猶相淇襄門昔之主人難事而今

之主人易事沒何不畢命于此也亦少可矣

臣今不敢望恩數而望歸休不敢望歸休而

望罪去譴夫人情一官半職猶攘臂而爭臣

以高爵厚祿乃涕泣而辭是亦不可以亮臣

乎臣屢疵控陳語言迷謬不能宣揚

聖德罪實難逃語云鹿死不擇音此亦臣不擇音

之時也伏望

聖慈始終憐憫予以生還如必以違
命爲罪則惟
君父處分臣不敢辭臣不勝冐罪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忠端亮屢世重臣何得赵然言去閣務
殷繁還望卿即出輔理以副眷懷愼勿再陳該
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八日

乞休第二十四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以老病屢疏乞歸情盡詞竭無可復

言又屢奉

溫綸不敢復言寸衷憂鬱炎火上蒸腸胃之中如

焚如灼骨髓皆熱痛楚不堪日間猶可支吾

至夜則呻吟號叫與死爲鄰如此殘軀而責

以軍國之事即欲黽勉供命安可得哉自古

帝王用人不竭其力雖賤如牛馬猶有休息

之期若但日吾有鞭箠不患其不走則牛馬

亦惟有倒斃于道途聽人之蹂踐而已今臣在
皇上能錮其身而縻之臣死
皇上不能起白骨而肉之徒使後世謂
聖朝待大臣不及牛馬豈不傷哉頃同官告臣謂
皇上講筵傳諭以閣臣不和故相率求去夫臣等求去各有本情絕無不和之事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亦所以禍臣等也伏望
聖明照察仍即放臣歸救此殘喘臣不勝冒死哀

時之至奏

聖旨朕于講筵傳諭輔臣和衷輔政卿爲元臣正賴率先官寮協心毗贊何又控陳不已昨已再有諭旨佇望卽出副朕惓惓倚重至意吏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謝宣諭疏

恭為伏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鄒隱儒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元輔卿居元臣輔政三朝持廉秉公忠端清慎朕悉鑒知況今東事未寧黔省蠢動正賴卿主持謀畧豈可稱疾頻欲求去卿心恐乎他過直夏在邇卿當表率羣工共襄成禮何得固辭不出致曠大典卿屢疏陳之至懇朕再三溫留益

切卿肯堅遂乎還勉強遵諭亟日即出入閣臣
贊政務以慰朕懷副朕眷倚延佇顒望至意慎
毋再有陳請特諭欽此 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不覺感極苦極對文書官而潸然泣下也以臣
之庸愚無能而仰煩
慈念一至于此少有心肝豈能恝爾第臣真老真
病真狼狽若楚哀鳴籲訴之辭足以動天地
泣鬼神
皇上已知其輔政
三朝矣能不念其

三朝之微勞而
賜以殘生乎臣今日復具一疏仰瀆
天聽伏望
皇上俯將臣前次屢疏槩
賜覽觀則必哀臣而放臣矣享
廟大禮臣當匍匐仰贊而足痛頭痛痰涎喘急恐
致失儀違
命之罪萬難自逭尤望
聖慈俯垂炤察所奏
聖諭臣謹尊藏以為傳家之寶謹具本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遵諭即出門副延佇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爲貴州訃疏

奏爲苦情已劇

天聽難回敬陳愍惻仰答

聖懷事臣之老病顛連歸計已決而

溫諭重臨不敢復言憂煎欝悶滿腑皆火痔瘍大

作下血不休尚須調理數日勉出供事但臣

殘軀如此情景如此恐不能長存于世上又

安能久立于

朝中少延數時當再行陳乞計

皇上亦必哀憐而允放矣若目前緊急之事無如

兵食戶兵二部自有職掌臣非與兵主計之
官不敢代爲任責惟是貴州危急已極撫臣
王三善欲請
帑金三十萬援之事勢不得不應臣雖伏枕呻
吟每念及此悚然不安故敢爲一言曰者[illegible]
闕犒賞已蒙
皇上慨發十萬金及許多兵器貴州亦
皇上之封疆也且關係兩廣半壁其安危利害不
下于榆關豈丁
聖心獨不留念其三十萬之數必不可少少則無

濟于事係所發者亦虛糜矣
皇上以黔事責臣之出臣籌策只是如此其庸劣
無能可知統望
聖慈俯垂矜鑒臣不勝目眛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不日進關朕心甚慰兵食軍國大
計賴卿佐朕裁決這所奏黔餉知道了候卿出
從長商確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四月初八日

爲貴州請餉揭

貴州危困已極臣等細詢之人皆謂滇廣洞兵潰多因無餉今雖責令附近各省設法接濟而催徵既難轉運未易望梅畫餅豈能救一時之急故巡撫王三善苦言必得三十萬金同時到手庶克有濟臣等極知

內帑無多餘之積請帑非經久之圖但目前事勢如此無可奈何欲問之戶部而戶部不應欲晏然坐視心又不安不得不懇之

皇上蓋非但爲貴州一省計實爲西南半壁計也

伏望
皇上于內庫中委曲處置務足三十萬即
賜給發其餘則督令鄰省遵
旨措辦使彼中聞之知兵食可克士氣亦振如有
疎誤則督撫諸臣不得不任其罪而無辭以
責
朝廷矣若不足三十萬之數則分派不敷無濟于
事併所發者皆成虛糜尤可惜也　臣等屢次
煩瀆甚懷愧悚但仰窺
皇上留意封疆

宵旰不寧故敢冒陳其愚統望

聖慈曲垂炤察奉

聖旨覽卿等奏貴州索餉益急戶部苦稱匱乏但

東西交訌以來內帑頻發將盡勢難遂給俟朕

命官於內庫撥括十萬兩再於鄰省措處十萬

着南部協濟十萬作速解赴軍前經管員役不

許仍前朦朧侵欺卿等傳示該部還嚴行各省

直將逋欠金花銀兩勒限速解前來接濟急需

不得專靠請帑以悞軍機勿復再有煩聒該部

知道

天啓三年四月十三日

條陳時務疏

奏為謀國無能素餐滋愧謹陳末議用贊
廟謨事臣等聞董晉云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則是宰相之職不在謀議矣然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於謀議今之閣臣虛冒相名自票擬而外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而默默無一言是併謀議而失之矣矧中外紛紜公私困詘臣等日繫艱難耳聞輿論不敢不直陳
君父之前以庶幾芻蕘之採即觸時忌忤物情有

所不顧大槩有數端焉其一則任事之乏人也今天下賢才巖穴畢搜曹署填塞額外添註數倍正員稱極盛矣而東西有事並無一人出力擔承榆關之役非閣臣孫承宗挺身自請將束手坐視 臣 等與承宗職事同受

恩同而使承宗獨居危險之地拮据戎馬之場心甚愧之承宗雖盡瘁不辭而積勞成病亦當

體恤誰非

朝廷之臣子乎乃 臣 等問吏兵二部求其可以當此任者茫然無以應也從來文學詞臣不與

單旅今急而借才矣乃中外諸臣可遂委責
於承宗怡然不置念乎恐亦心之所不安也
而吏兵二部亦遂不博訪此等人才以備一
時之緩急乎迫而後用又將如解經邦之故
事矣古之才臣受一面之寄輙有以自見即
當艱難危困之秋亦能設法措置自作生涯
如張詠之於益州韓世忠之於楚州李抱真
之於澤潞孟珙之於襄陽皆不歲月間化貧
弱爲富強今之督撫杖鉞建牙專制一方蓋
今古節度制置安撫併爲一官任何隆重每

一缺出推擇而使咸翹然欲見其奇矣及至
受事多告苦訴窮若不可一朝居地方有急
一綫一粟皆仰給
朝廷豈古今人果不相及乎將時勢之不同乎抑
遷轉太驟傳舍其官不皇展設乎雖當局備
極苦心而旁觀或未盡曉此臣等所謂任事
之乏人者也其一則錢糧之欠清也
國家定制歲入利賦原足供用徒以蟻孔潰漏
冗蠹侵漁遂至空乏年來重以東西軍興驛
然煩費主計之臣策無所出臣等竊以爲

宮府一體若肯彼此通融公同會計盡捐不急之務畢杜旁出之蹊銖銖兩兩悉佐公家當充然其有餘惟是因循既久振刷爲難臣等疎庸不能遽行之

皇上君任各部則兵餉之出入茫無的數獨不可一稽查乎各省之解納假印假批無從對質獨不可一嚴覈乎閘納之事例半入奸胥棍徒之槖如近日南北監所發覺僅百一耳其在他曹皆官吏朦朧共相容隱獨不可一搜治乎各衙門之冗胥冗役蠹食公家所損不

貨獨不可一裁減乎關津之榷稅賢者固少
誅枯不肖者半以充囊今議者欲復抽稅減
爲不便獨不可就舊稅酌量再行加增慎選
清吏一爲充積乎諸如此類皆竭力從條議
一分即得一分之用在廷諸臣何有生財之
方富強之策皆開送計部酌議施行亦何至
坐困之若是耶夫天下之勢急則重而緩則
輕今日之最急無如財用則其最重無如理
財之官彼典禮之清閑銓樞之華膴以養望
處優則可矣柰何驅度支之賢者稍有才名

即竄入其中而壓轄之遲速高下又大相懸絕重其所緩而輕其所急雖沿習之舊規而衡以救時之急務亦大失計矣將何以振劇皆而獎能吏乎此臣等所謂錢糧之欠清者也其一則

部令之嚴格也人主所以臨制萬方在出令耳故曰令出惟行又曰令行禁止如上令之而下不應則人主之權失而何以為治臣等竊觀近日

旨下往往有該科留滯不即發抄抄而該部不即

覆覈而又奉

旨矣而仍不行也昔歲廣寧失後曾有

旨令該部將行過事件逐月奏繳不完者該科參

奏令將一年未見部臣之繳與科臣之參也

其行之省直者撫按不能得之司道司道不

能得之郡邑郡邑即勒限回奏亦束之高閣雖有

考成之法無奈何也古稱六卿分屬

皇祖曾親灑宸翰懸示諸曹令此凡不刪

朝廷處一屬官則堂官不自安堂官自處一屬官

則積然起而訴之以爲怪事矣上下相習以

訓日涵容為長厚惇大今安得行而法安得

伸此　管所謂

部今之駿格者也其一則風俗之日澆也語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名利之必爭其來久矣然昔之爭在于柝夜今之爭在于門昔蘇軾論宋事謂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以臣等所見何者何止一人如巡撫缺出至擬更三四人而猶不定其他善地美官莫不皆然甚至坐席未溫又圖他徙雖恬淡無營之君子世自不免然十

人競而一人恬則恬者亦不能自立臣等竊
恐其波流茅靡之無紀極也
朝廷設一官則有一事今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皆
緣躁競之為害誠使以競官之心競事則何
事之不可為以讓事之心讓官則何官之不
可做是在主爵之臣力獎其恬靜而深抑其
講嚷揄者庶幾其有瘳乎此臣等所謂風俗
之可慮者也以上數欵未足以盡今日之利
弊臣等特舉其要切者而言之其言之有當
于時事與否臣等不能知抑言或有當而否

衙門肯斟酌施行與否臣等不能纖畫亦

盡其憂時救世之一念而已伏乞

勑下該部留神裁擇稍比于臺省之條陳如其所

漫無益則亦姑存其說以俟他日徵聞臣之

謀議者或有取焉耳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讜論忠猷深切時弊近來躁

進成風無人任事甚徒積慣侵冒錢糧全無查

考其各衙門奉過旨意亦玩視不遵科道官只

泛漫條陳此等關係事務並未見糾參職守何

在着該部院將奏內各款逐一詳議上緊覆奏

施行不得延緩

天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八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九

閒言乞罷疏

奏爲量力不堪閒言增愧懇求

罷斥以重政幾事　臣聞天下凡事皆可強惟力所

不能則不可強固有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

能得之于子者　臣以不才濫居政地自審無

能屢行求退蓋明告之

君父未嘗自諱也頃者哀鳴苦請情詞已盡蒙

皇上再三慰留不得已勉強暫出扶延一二月少

答

君父之意未嘗自以爲能欲久留不去也若朝鮮廢立一事 臣與同官商議情形未審處分殊難且下該部所議而御史曹守勳恐其虎翼成張遂不可問罪 臣以泄泄 臣之泄泄則有之若不度時審勢而輕有舉動 臣實無此力量也輒臣孫承宗以病未歸 臣心憐之今已

奉

旨諭留何容置喙門戶泰在關或言其與承宗不合 臣亦察問之承宗而承宗殊不謂然無奈日譖日多 臣無以析故亦下部所議意部中

耳目稍廣當有定論耳而守勲然後罪臣以模稜推委臣之模稜推委則有之若以兩可之說而聽斷鴟泰之去留臣又無此力量也高皇帝罷中書省設立六部大小政事無不經繇豈有如此大事不下部之理下部而不覆則是該部之推委閣臣非閣臣之推委該部也臣庸劣書生有事未諳況于軍旅守勲欲皇上問臣以安置朝鮮裁易巡撫臣實茫然莫知所對且無論此等大事即如守勲爲其伯父

曹序請謚一疏

上傳責其以子孫陳乞此在會典實有明禁臣不敢爭守勲曾于朝房對衆斥臣一事不肯擔當凜凜風裁臣甚愧之若不認罪決歸恐軍國大事臣之不能擔當者尚多其誤國更甚卽守勲後責臣之推避臣亦領受臣之同官一歲間去者已三人人皆不責其推避奈何獨責臣乎近南京有一曹郎怪臣之薦孫愼行欲請尚方之劍以斬臣頭用擊賊之笏以擊臣煩疏雖不果上而彷彿巳抄傳兩都臣讀之慚愧無地其人又臣相知之老同年也

非臣悖謬昏迷豈肯如此即此觀之臣之罵
分當去而不當留更何疑哉伏望
皇上即將臣罷斥仍問守勲以朝鮮當如何處置
問鳴泰應否裁易計守勲胸中必有成筭不
俟臣之佐一籌矣奉
聖旨卿練達政體重大事情倍加周慎曹守勲換
私瀆奏量從薄罰併南部屬具本未上的姑不
深究時方多事賴卿集思贊襄此等妄言不必
介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五月十七日

擬吏部救司官本揭

蒙

發下吏部尚書張問達等一本該文書官李繙

傳諭遵

前旨擬票臣等看詐問達等此本蓋因該司官為

許蕙請贈

皇上責其年遠濫覆特行降處而問達等遂合辭

請罪臣等竊惟近來陳乞委為太多至于年

代久遠亦行濆奏吏部之輕于題覆委非事

體

皇上之處司官原不為過臣等何敢為言但查辭
遠人品素稱忠正其諫
南巡議
大禮廷杖繫獄委如該部所言今
聖王當陽無幽不闡而悉獨未蒙
褒䘏在廷諸臣咸以為闕典該司之請贈蓋採之
公論裁之堂官絕無一毫私意與他之援例
乞恩者大不同也司官既處則堂官必不自
安不得不認罪認罪不已必至求去為此一
事而使銓衡重地堂屬之間盡受其累矣但

政體未平亦非
皇上從來所以優禮大臣之至意矣頃者禮部郎
中陳玄藻以語言觸犯亦蒙
聖度優容人皆頌服今此處分臣知
聖意特欲借此以警後來之濫乞者耳豈不能以
宥玄藻者而宥該司哉臣等非敢曲庇該司
但揆之情理實有可原故敢擬加罰治而于
聞達等特
賜天語寬宥使得安其職業庶
聖德愈光而自此以後該部亦必遵奉

聖諭不敢再有濫覆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爲國忠謀朕素鑒悉所請究宥司官非朕弗允第年遠月請節嘱濫覆別屢有明諭通不遵行斷是狥私曲庇姑從輕薄處了卿等不必申救遵前旨行還傳示各官不得再有煩聒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初三日

又擬吏部救司官本仍
蒙
發下都御史趙南星等本該文書官李禮等
傳諭着遵前旨行臣等看詳各本皆爲徐大相降
謫一事臣等亦已揭請未蒙
聖允寧敢煩瀆但念大相之降謫固出于
皇上愛惜名器之盛心然銓臣因此求去憲臣因
此連章科道各官又合辭懇請此非爲大相
一官也蓋此事原出于舉朝之公議不宜偏
累一人而薛蕙忠節表著又載在

實錄班班可考非他之子孫稱頌父祖功德以干
恩澤者比今重處大相人情共以爲枉責望
臣等之解救臣等亦無辭以謝故敢冒昧再
伸其愚仍擬重罰大相免其降謫其辭意之
加贈俟以後另議庶銓憲諸大臣皆有顏面
而傳之天下無不稱頌
聖心之虛
聖度之弘臣等亦光寵多矣伏望
聖裁奏
聖旨覽卿等奏繁纓尚惜邇來冒濫太多所將徐

大相條處了念卿等屢瀝中救姑着降二級調
外任用卿等仰遵朝廷政體莫爲小臣煩瀆還
傳示大小各官如有再來激聒者決不輕恕其
薛惠畹與遵前旨行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初九日

廻奏劉御史論內操揭

該文書官劉文忠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覽章疏內有南道御史劉之鳳奏罷內操但內操不涉六部錢糧設自

祖制例

郊祀內學所朝夕二壇尚

陵諸大典禮在即況東西交變之際其內備原為

拱護朕躬肅淸紫禁非有他意何乃連章累牘欲去內操意欲何為且屢有諭旨顯是不遵必

有主謀之人劉之鳳姑不深究爾等傳示各官以後再有瀆聒的定行重處決不姑息特諭欽此臣等竊惟內操一事諸臣言之雖多然其意皆出于愛
君思患杜漸防微為此不必然之慮別無他念安有主謀之鳳遠在留都
內中事體未能悉知故有此疏既蒙
聖度優容免其深究臣等更復何言
聖諭詳明即當傳示各官毋再瀆聒所奉
聖諭敬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天啓三年六月十七日

請釋王德等立枷揭

竊惟立枷之法原以懲大奸巨惡常刑不能

禁者故間一行之近者

皇上枷號假印奸徒人皆稱快惟王德等三人以

小事爭嚷驚寃禁地亦蒙枷示

長安門則人皆憐之臣等查此三人皆極貧細

民以負擔為生所爭不過數錢愚昧無知乃

爾唐突此如人有疾痛呼天呼父母之類耳

非有壞法干紀不可赦之罪也

長安門為百官往來見者莫不矜惻責臣等當

為一言即臣等每出入聞其號呼之聲亦耳
不忍聽且各犯已經巡視官重責臀無完膚
今枷已數日股皆浮腫若再二三日不放必
至立斃孟氏以齊王不忍觳觫之牛為可以
王
皇上慈仁惻怛使見此各犯必為惻然況孟秋
廟享在朔而
宮中大慶亦在旦夕導休禎而介景福者臣等
所深望于
皇上者故敢冒昧為請伏候

祈省恩民即行釋放微獨各犯感再生之
恩即長安道上無不頌如天之
聖德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為國愛民體朕好生之德但
近來小人玩法動輒肆于禁地連次聲寃驚擾
朝政况屢有嚴旨戒諭通不遵守這厮每本該
依限示衆既卿等申請姑着錦衣衛拿去着實
各打四十棍釋放以後再有違犯的决不輕宥
該衙門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請議處兵餉摺

為兵餉至窮至急時刻難緩乞

勅當事計臣係內外臣工速行議處事 臣等覩年來各處請餉之章無言不激切無時不籲乎而川貴之情尤迫然猶以其遠也而無可奈何今近而榆關又近而畿輔所在逃兵見告皆以無糧借口而輔臣所宗之疏尤極危極懇

皇上責之戶部戶部無以應也夫天下供餉只有此數當此民窮財盡之秋而責戶部爲無米

之效力不能也然兵餉大事乃安危存亡之所關聽其告訴窮而付之于無策勢不可也臣等曾有疏欲大小臣工各攄所見送之戶部合共酌議以聞今竟無應者即戶兵二部會議亦只欲汰虛冒以省餉貲不中窾但臣等竊料督撫之揀汰未必遽能奉行而目前庚癸之號呼難以空言延緩毫補益將何濟于事主計之臣當悉心計議但有可裁之可那借可撥了

君父者無不竭力圖之救此一時之急而撫按新

臣亦宜設身處地如救焚拯溺責令有司設法催徵毋但以免加派等門面話頭掣肘臣之肘而自甘爲同室之胡越此亦今日萬不得已之計也臣等三數書生軍旅錢穀委所不知而歷觀前代財賦一事原有專司如桑弘年劉晏陳恕之徒皆未嘗以宰相分任其職況今之閣臣徒負相名而無其實者哉其嘵嘵言此蓋目擊萬分危急之勢不忍坐視而以告之

皇上天下國家者

皇上之天下國家也
皇上如自爲天下國家計慨然講求所以通融補
救之術使上下內外之間各盡其力則
宗社之福而非臣等所敢盡言也奉
聖旨覽卿等奏邊餉緊急難以延緩着戶部作速
設法措處解給不得再遲
天啓三年七月十五日

辭　實錄加恩疏

奏爲纂述無勞

天恩隆濫懇乞

聖明卽容辭免事該吏部官傳出

聖諭以

光宗皇帝實錄書成特用加恩加　臣特進光祿大

夫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尚寶司丞仍

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臣　一聞之不勝驚悚

竊念

實錄纂修雖

累朝之重典而閣臣裁酌乃一日之微勞且
光皇御宇僅浹三旬其編緝成書不過十餘卷既
有歲月久遠篇帙浩繁用力之難且久也惟
是
青宮毓德之時備嘗艱阻操心危而慮患深臣等
亦悉心竭力闡揚其萬一然皆得于真見真
聞近質一時之公評遠垂萬世之定案不敢
有一字之虛以爲信史之累縱其中亦有干
礙而難言紊迷而難書者滲漏之罪臣
甚愧之得免譴責已爲厚幸而敢覬覦于

加恩哉臣嘗見近來臣工每稱
朝廷做一事建一功輒欲遷官晉秩如操券而責
償不思平日所受官爵俸祿將以何為而銖
銖兩兩一至于此心竊鄙之況筆札詞章之
勞尤其最下者哉乃以特進崇階華俸厚寵
憸壬符水褻黷四出如此
降恩一時並錫臣寸心猶愧能不汗顏至于上柱
國之加更為越分當
肅皇帝時已有言人臣無上此官必不當受者故
其後文臣加銜皆至特進左柱國而止臣何

人斯而敢當此總之功薄而賞厚已來冒濫之譏矧無功而受賞必至顛危之咎此臣之所瀝膽披誠仰控
君父而不敢有一毫之矯飾者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收回
成命使臣得少安愚分其爲受
賜乃更深矣奉
聖旨
皇考在東宮卿多贊翊今茲大典賴卿裁成加恩
特示眷酬宜遵成命祇受其上柱國准收在柱

國朝體卿謙讓之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再辭　實錄加恩疏

奏爲
恩命委不當承控辭原非虛飾再懇
聖慈即
賜俞允事該臣以
實錄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
皇考在東宮卿多贊襄今玆大典賴卿裁成加恩
特示眷酬宜遵成命祇受其上行國惟攸左袵
用體卿謙謹之意該部知道欽此竊惟

實錄一書詞臣纂述同官刪潤臣不過受成事而
巳本無勞之可稱況東西多故兵食空虛議
論紛紜民生困瘁臣備員股肱一籌莫展而
以此一事遽蒙
厚賞在
皇上固自盡其孝思而臣獨不愧于心乎昔
皇考在東宮雖處嫌疑之地而元良終建震器不
搖此皆
宗社之靈與
聖衷之獨斷乃諸臣紛紛侈言國本貪天功以爲

已力臣竊非之

皇上以翼戴歸臣得無重其愧乎臣之懇懇具辭

非止上柱國而上柱國其最爲不可者

皇上既俯鑒愚衷矣更望

聖慈盡收

成命使臣得少安愚分毋致有冐寵之愆以取懀

于造物貽譏于衆庶爲幸大矣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忠勞不伐不獨纂修一事但加

恩褒典成命已頒宜即祗承以副朕意愼毋再

陳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二辭　實錄加恩疏

奏爲濫恩一槩宜裁

聖斷當自 臣 始謹陳必不當受之故仰祈

亟允事該 臣 再疏辭

恩重奉

温綸嘉 臣 忠勞不伐 臣 惟勞而能謙方稱不伐 臣 本無勞何不伐之有頃者內庭廥嫛言路連章望 臣 以爭執 臣 惟爭之于內庭尚難而辭之于自己較易 臣 若不辭彼內庭諸臣寧不日輔弼首臣先自冒濫柰何責我曹乎則 臣

之愧死真無地矣年來人情貪得陳乞無厭
聖恩之典更三歲而不休屢禁屢違莫之能止臣
既表率百僚若在己欲占便宜而責人毋妄
求請其誰聽之即
皇上以叙勞舊典不欲遽裁臣竊以為止惟裁于
舊典之所有始可禁于舊典之所無况臣久
居政地從前之忝竊已多今值暮年此後之
報酬安在以旦暮欲去之人而負臨行不了
之債生生世世終莫能償此臣之所以再三
陳瀆必欲得請也至于同官諸臣則受事未

久闕徵正長而歷查一關臣加恩故事亦有首
臣不受而同官受者自不可以臣而例論耳
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即
收成命使一切冒濫之典從此一清其于世道亦
未必無小補矣奉
聖旨卿元老碩德欲以恬讓表率中外自是雅志
但實錄加恩
累朝舊章朕以
皇考大典不忍獨異卿亦何可固辭遜亟遵命無

承康展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八月初四日

請發帑揭

該戶部以兵餉匱乏不得已請帑　臣等擬

上發

發帑票籤念帑金之發已多該部頻煩瀆請　臣等亦甚苦之但今日事勢實至窮至急無可奈何往

皇祖時兵工二部及太僕寺尚有餘積可以那借今皆空矣此二三年間若非內帑接濟亦不能延至今日邊鎮之急不啻燃眉因餉乏而兵逃因兵逃而西虜亦復生心犯邊搶掠安

危之機在于呼吸此亦臣等之不得不言者也伏乞

皇上慨發帑金數十萬以足邊關二三月之糧仍責令戶部嚴催撫按官上緊徵解如再遲延併行議處庶乎其可免于臨渴之決裂矣

天啓三年八月初七日

請發帑金撫虜揭

昨蒙

皇上以 臣 等懇請

發帑金十萬兩助餉具見

聖明留心邊計 臣 等不勝欽服但戶部缺餉甚多

非十萬金所能濟 臣 等知

內帑空虛不敢再言惟是總督王象乾所請西

虜撫賞之費較之兵餉更緊更急此項錢糧

本無額設戶兵二部相推不理各虜徘徊塞

下求賞不得勢必喧閧喧閧不已勢必搶掠

搶掠不已勢必入犯利害禍福在轉盼間

京師去塞下咫尺其爲可危可憂尤不止如各

兵之無餉也今各衙門庫藏俱空無可設處

不得已擬發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尚不知

有否更望

皇上委曲奏處帑金十萬兩以救此急 臣 等極知

其非所當言而計出無奈只得如此若此外

更有設處之方亦斷不敢冒昧而頻瀆也

天啓三年八月初九日

三辭　實錄加恩疏

奏爲辭

恩情詞已竭再求

俞允事該　臣　三疏辭免

加恩其干不當受之故不敢受之情業已盡吐非

有一毫之矯飾也乃

皇上終以舊章所有屢渙

温綸令　臣　祇受　臣　仰體

聖意敢不遵承顧反之中心委有不安如冐昧叨

塵則是前此所言皆欺

君父矣况聖丞清秩厯敘之典與太隆而兼倖多金

素飡之愧滋甚此尤臣之所再三思惟不能

已于陳控者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准臣辭免其爲感

恩載

德尤難言盡矣臣不勝冒昧塵瀆之至奉

聖旨朕以大典加恩屢諭已悉卿乃固遜不已至

于三四體卿克讓兼倖准辭餘望勉承以副朕

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八月十二日

給假揭

臣白入夏來甚苦泄痢之病以恭進

實錄及

皇上開講經筵不敢請假近又加以痔瘍下墜痛楚不支老病殘生不能趨走不得已冒懇

聖慈給假調理如幸而痊可即勉出供事不然容

臣再請閣務有諸臣辦理固不以臣一人爲有無也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閣務繁重賴卿總持三二日卽出不必給假

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五疏

奏爲老病不堪奉職懇乞

天恩垂憐允放事 臣自春間已屢疏乞歸蒙

恩慰留不得已扶病勉供事今又數月矣值盛

夏暑雨連綿濕氣薰蒸以致肚腹作痛非痢

則泄又兼瘍作苦每日出入輒復下墜非用

手按抑一步不能行此僚從所共見者萬不

得已給假調理而

皇上不允責 臣即出 臣病癃如此出亦無能爲矣

且 臣在此兩年同官之去者已四人皆任職

百蒙
皇上俯念而臣以十七年之深資十一年之勞苦
求此一副骸骨歸死于故鄉
皇上獨恐不聽臣乎臣非至窮至苦不敢為此言
伏望
聖慈哀矜卽行
允放毋待臣之屢請
高厚之恩生生世世不敢忘矣奉
聖旨昨諭卿卽出乃又有此奏時事艱難正賴
忠猷共圖匡濟何可以久勞為辭還卽進理

務副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二十六疏

奏爲苦情未動

天聽萬懇

聖慈俯鑒下衷事該臣具疏乞骸奉

聖旨昨諭卿即出乃又有此奏時事艱難正賴卿

忠猷共圖匡濟何可以久勞爲辭還即進理關

務副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欽此竊念臣老病

求去之苦情連歲章疏已二十餘上今無可

復言不得已以久勞爲辭正如犬馬筋力已

竭仰首而哀鳴于主人冀主人之見放耳豈

敢謂有分毫勞勳足以無負于

恩私哉

皇上鑒臣以忠猷匡濟則臣忝竊已久若有忠猷

遑待今日且當此中外猜疑兵食空虛之日

臣何不出一籌以佐

國家之急而乃苦苦哀鳴必于求去之若是歟

則亦可以

鑒臣之愚衷矣伏乞

聖慈矜憐比于從前諸臣之例

賜以生還如必罪其糜瀆加之譴斥使臣得釋負

而歸亦

高厚之恩臣之大幸也臣不勝悃昧哀[illegible]之至奉

聖旨卿以元老秉政憂勞倍多覽奏具見貞悃懇

國家多事之日何得頻請歸念邇體恙倚眷至

意亟出佐理切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三日

謝賜食品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
御前牌子王忠傳出
聖旨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
甜醬瓜茄一罈臣謹力疾叩頭謝
恩祗領訖竊念臣以衰老殘軀久罹病患方日夕
籲祈求
聖慈之允放不意
天恩隆重

珠錫藏須牢醴出自

尚方味窮饈以醯蔬分于

天府寵溢寒廚兼以白粲之新炊益重素飧之

竊愧駑駘無力欲報

德以何從螻蟻有心長嘶

恩于罔極名言難罄沒世弗諼臣不勝感戴之至

奏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卿出以副延佇該

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五日

乞休第二十七疏

奏為病患日深懇
恩早放事該臣連章乞歸未蒙
俞允昨奉
聖旨亦亮臣之所奏出于真悃矣臣惟人臣事君以勿欺為主言不出于真悃卽謂之欺使臣身非老病卽老病而力尚能馳驅才尚能展布有分毫可以裨益
國家而顧嘵嘵陳乞于
君父欺孰甚焉臣事

皇祖日久
皇祖知臣之不欺今事
皇上兩截若有一言一字之欺則非但得罪于
皇上亦得罪于
皇祖臣萬不敢惟是臣泄痢之病至今未愈此數
日間又加以怔忡連夜不能交睫頭痛如割
昨
皇上以
實錄成
賜臣金幣鞍馬臣祇於私寓叩頭不能隨同衆

廷謝心甚愧之今寒風將動道路迢遞情緒迫切
度日如年萬望
聖慈即傳諭准放使臣得早遂首丘之願死且不
朽臣不勝哀鳴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以國家多事日夜憂勞知卿元老素篤忠
愛正賴贊襄萬機豈可久安私寓着鴻臚堂上
官宣諭朕意即出入閣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

謝宣諭併乞休第二十八疏 附敕 陳給事

奏為恭謝

溫綸再求

允放事該 臣 累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國家多事日夜憂勞知卿元老素篤忠

愛正賴贊襄萬幾豈可久安私寓着鴻臚堂上

官宣諭朕意即出入閣以副眷懷該部知道欽

此該鴻臚官恭捧到 臣 私寓宣諭 臣 恭設香

案伏枕叩頭謝

恩訖竊念 臣 以衰病困苦屢瀆

宸聽頻煩

温綸

大恩隆重何可竭力馳驅敢不遵

命顧臣桑榆之景已自無多蒲柳之質行當隕落

重以痼疾難痊昏迷日甚終宵不寐度日如

年度勢量能已萬萬無可留之理矣夫爵祿

名位操之自

君不可得而強也進退去就決之于己所可得而

裁也臣歷觀從古大臣之不去皆因自己依

違不決而藉口于君上卒之身名以裂貽禍

國家今臣志已決矣詞已窮矣如復隱忍遲留則是下違本心上欺
君父從前陳
請皆屬虛文此真貪位患失之鄙夫又何顏以立
朝端哉至于國家多事
聖躬憂勞凡爲臣子孰不仰念所願
皇上游神清穆
養德中和以
平心劑庶政以

大度容言官以
兼聽並觀爲聰明而毋矜乎摘發以
提綱挈領爲總攬而不察其細微使
宮府之情不濡中外之釁日消則天下國家
自可漸次就理可以釋憂勞爲逸豫而端行
於愚臣之仰贊矣臣方草謝疏適同官諸臣
來問臣病因言
皇上於講筵傳諭深怒給事中陳良訓之妄言欲
行重處業具公揭申救未知能回
聖意否臣竊取良訓揭讀之語雖欠融意實忠

愛若加之罪責人必不服而事端又多以後凡有讜言小涉忌諱者皆將取忤是豈盛世之所宜有哉萬乞

俯賜優容或量加罰治以昭

如天之度以肴諸臣之煩瀆者也臣區區愚衷不

過如此伏望

慈俯垂鑒察仍哀而放之臣幸生入玉門形消

骨化亦感

恩矣臣不勝頂戴顒祈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卿即出佐理以副

狀春儁至愈言官肆言無忌還候旨行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九月十一日

[illegible]卷之九終